

童年◎故乡经典书系

鲁迅 / 著
〔插图本〕
朝花夕拾

浙江摄影出版社

朝花夕拾外

童年◎故乡经典书系

鲁迅 / 著

朝花夕拾

〔插图本〕

浙江摄影出版社

出版人 蒋 恒
责任编辑 林青松
装帧设计 任惠安
责任校对 程翠华

绘 图 万欣屹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朝花夕拾 / 鲁迅著. — 杭州: 浙江摄影出版社,
2009.3 (2009.8重印)
ISBN 978-7-80686-713-6

I. 朝… II. 鲁… III. 鲁迅散文—选集 IV.
I210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24286号

朝花夕拾 [插图本]

鲁 迅 / 著

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

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: 310006

网址: www.photo.zjcb.com

电话: 0571-85170300-61009

传真: 0571-85159574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制版: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刷: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印张: 3.75

印数: 5001-10000

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2次印刷

ISBN 978-7-80686-713-6

定价: 9.80元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编辑缘起

潜心阅读古代经典作品的机会越来越少，可是偶尔翻看《诗经》或者《庄子》，却总有怦然心动的感觉。古人笔下的文字，充满了对生命本真的描摹，因而显得鲜活有力。也许，那是因为他们更少身外琐碎之事的束缚，比今天的我们更具纯正的天性吧。

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过这样一个天性纯正的阶段，可是童年稍纵即逝，于是常常化为我们成人之后思之念之的对象，它像故乡一样，越想念越向往。历史上无数诗人写过思乡的文字，李白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，白居易“望阙云遮眼，思乡雨滴心”。其实，无论是对童年美好的回忆，还是对故乡深切的思念，都是对逝去时光的追怀，亦是对美好事物的向往。童年、故乡，它们早已经不是原本所指，童年即故乡，故乡即童年，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人的心灵家园，承载了太多原本不具有的意义。

童年，是一个人时间上的“根”；故乡，是一个人空间上的“根”。寻“根”之作，常常是作家最投入心力的作品，他们用饱含深情的笔，营造着与现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，寄托着自己的理想，这是一个现代人在精神上寻找“回家”的路。就像林海音在《城南旧事》出版

后记中表白的：“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物和人物啊！我对自己说，把它们写下来吧，让实际的童年过去，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。”这样的文本，有着独立于作家现世生存环境的脱俗气质，常常直抵心扉，令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，因为在我们的内心深处，也藏着一个象征着美好的童年，这就好比见月思乡，“古人今人若流水，共看明月皆如此”。

每念及此，总觉得若能够甄选一些以童年和故乡为母题的优秀作品加以出版，当是美事一桩。因为不同作者总有不同的视角，看看他们笔下的世界，也许会让我们有更多的体悟。于是想到了“童年·故乡经典书系”这样一个丛书标题，我们将遴选古今中外名家关于童年、故乡题材的精品佳作，期望用图文并茂的形式，搭建一座属于作家也属于读者的精神家园。

如若广大读者能够开卷有益，抚今追昔，温“故”知新，我们的美好愿望也就实现了。

编者

2009年2月

目 录

小引 006



狗·猫·鼠 008



阿长与《山海经》 019



《二十四孝图》 028



五猖会 038



无常 045


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056



父亲的病 064



琐记 072



藤野先生 083



范爱农 092

后记 102

童年◎故乡经典书系

鲁迅 / 著

朝花夕拾

〔插图本〕

浙江摄影出版社

编辑缘起

潜心阅读古代经典作品的机会越来越少，可是偶尔翻看《诗经》或者《庄子》，却总有怦然心动的感觉。古人笔下的文字，充满了对生命本真的描摹，因而显得鲜活有力。也许，那是因为他们更少身外琐碎之事的束缚，比今天的我们更具纯正的天性吧。

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过这样一个天性纯正的阶段，可是童年稍纵即逝，于是常常化为我们成人之后思之念之的对象，它像故乡一样，越想念越向往。历史上无数诗人写过思乡的文字，李白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，白居易“望阙云遮眼，思乡雨滴心”。其实，无论是对童年美好的回忆，还是对故乡深切的思念，都是对逝去时光的追怀，亦是对美好事物的向往。童年、故乡，它们早已经不是原本所指，童年即故乡，故乡即童年，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人的心灵家园，承载了太多原本不具有的意义。

童年，是一个人时间上的“根”；故乡，是一个人空间上的“根”。寻“根”之作，常常是作家最投入心力的作品，他们用饱含深情的笔，营造着与现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，寄托着自己的理想，这是一个现代人在精神上寻找“回家”的路。就像林海音在《城南旧事》出版

后记中表白的：“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物和人物啊！我对自己说，把它们写下来吧，让实际的童年过去，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。”这样的文本，有着独立于作家现世生存环境的脱俗气质，常常直抵心扉，令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，因为在我们的内心深处，也藏着一个象征着美好的童年，这就好比见月思乡，“古人今人若流水，共看明月皆如此”。

每念及此，总觉得若能够甄选一些以童年和故乡为母题的优秀作品加以出版，当是美事一桩。因为不同作者总有不同的视角，看看他们笔下的世界，也许会让我们有更多的体悟。于是想到了“童年·故乡经典书系”这样一个丛书标题，我们将遴选古今中外名家关于童年、故乡题材的精品佳作，期望用图文并茂的形式，搭建一座属于作家也属于读者的精神家园。

如若广大读者能够开卷有益，抚今追昔，温“故”知新，我们的美好愿望也就实现了。

编者

2009年2月

目 录

小引 006



狗·猫·鼠 008



阿长与《山海经》 019



《二十四孝图》 028



五猖会 038



无常 045


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056



父亲的病 064



琐记 072



藤野先生 083



范爱农 092

后记 102

小 引

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，然而委实不容易。目前是这么离奇，心里是这么芜杂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，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，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。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，世事也仍然是螺旋。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，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；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，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。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，叫做《一觉》。现在是，连这“一觉”也没有了。

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，夕阳从西窗射入，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。书桌上的一盆“水横枝”，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：就是一段树，只要浸在水中，枝叶便青葱得可爱。看看绿叶，编编旧稿，总算也在做一点事。做着这等事，真是虽生之日，犹死之年，很可以驱除炎热的。

前天，已将《野草》编定了；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《莽原》上的《旧事重提》，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：《朝花夕拾》。带露折花，色香自然要好得多，但是我不能够。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，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，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。或者，他日仰看流云时，会在我的

眼前一闪烁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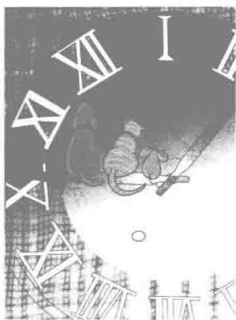
我有一时，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：菱角、罗汉豆、茭白、香瓜。凡这些，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；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。后来，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，也不过如此；惟独在记忆上，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。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，使我时时反顾。

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，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。文体大概很杂乱，因为是或作或辍，经了九个月之多。环境也不一：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；中三篇是流离中^[1]所作，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；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，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。

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，鲁迅于广州白云楼记。

（原刊1927年5月25日《莽原》第2卷第10期）

[1] 1926年“三·一八”惨案后，北洋政府拟通缉包括鲁迅在内的北京文教界人士，作者为此先后避居山本医院、德国医院、法国医院。到德国医院时，病房已满，因此被迫入住一间简陋的木匠房。



狗·猫·鼠

从去年起，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。那根据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《兔和猫》^[1]；这是自画招供，当然无话可说，——但倒也毫不介意。一到今年，我可很有点担心了。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笔墨的，写了下来，印了出去，对于有些人似乎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，碰着痛处的时候多。万一不谨，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^[2]，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“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”^[3]之流，可就危险已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大脚色是“不好惹”的。怎地“不好惹”呢？就是怕要浑身发热^[4]之后，做一封

[1] 《兔和猫》中鲁迅的短篇小说，最初发表于1922年10月10日北京《晨报副刊》，后收入《呐喊》。

[2] 指当时的现代评论派陈西滢等人。

[3] 当时作者就北京女师大学生运动与现代评论派有争论，徐志摩在1926年2月3日的《晨报副刊》发表《结束闲话，结束废话》一文，提到鲁迅和陈西滢等都是“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”之类的话。

[4] 这是讥讽陈西滢的话。陈在《致志摩》一信（见1926年1月30日《晨报副刊》）中说：“昨晚因为写了一篇文章，睡迟了，今天的手有些发热。今天写了这封信，已经疲倦了。”

信登在报纸上，广告道：“看哪！狗不是仇猫的么？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，而他还说要打‘落水狗’！”这“逻辑”的奥义，即在用我的话，来证明我倒是狗，于是而凡有言说，全都根本推翻，即使我说二二得四，三三见九，也没有一字不错。这些既然都错，则绅士口头的二二得七，三三见千等等，自然就不错了。

我于是就间或留心着查考它们成仇的“动机”。这也并非敢妄学现下的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^[1]的那些时髦，不过想给自己预先洗刷洗刷。据我想，这在动物心理学家，是用不着费什么力气的，可惜我没有这学问。后来，在覃哈特博士（Dr.O.Dä hnhardt）的《自然史底国民童话》里，总算发现了那原因了。据说，是这么一回事：动物们因为要商议要事，开了一个会议，鸟，鱼，兽都齐集了，单是缺了象。大家议定，派伙计去迎接它，拈到了当这差使的阄的就是狗。“我怎么找到那象呢？我没有见过它，也和它不认识。”它问。“那容易，”大众说，“它是驼背的。”狗去了，遇见一匹猫，立刻弓起脊梁来，它便招待，同行，将弓着脊梁的猫介绍给大家道：“象在这里！”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。从此以后，狗和猫便成了仇家。

日耳曼人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，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，便是书籍的装潢，玩具的工致，也无不令人心爱。独有这一篇童话却实在不漂亮；

[1] 1925年11月7日，陈西滢在《现代评论》第2卷第48期发表文章，文中说：“一件艺术品的产生，除了纯粹的创造动机，是不是常常还夹杂着别种动机？是不是应当夹杂着别种不纯洁的动机？……年青的人，他们观看文艺美术是用十二分虔诚的眼光的。一定不愿意承认创造者的动机是不纯粹的。可是，看一看古今中外各种文艺美术品，我们不能不说它们的产生的动机大都是混杂的。”

结怨也结得没有意思。猫的弓起脊梁，并不是希图冒充，故意摆架子的，其咎却在狗的自己没眼力。然而原因也总可以算作一个原因。我的仇猫，是和这大大两样的。

其实人禽之辨，本不必这样严。在动物界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，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。它们适性任情，对就对，错就错，不说一句分辩话。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，但它们并没有自鸣清高；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，不妨说是凶残的罢，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“公理”“正义”的旗子，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，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。人呢，能直立了，自然是一大进步；能说话了，自然又是一大进步；能写字作文了，自然又是一大进步。然而也就堕落，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。说空话尚无不可，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，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，实在免不得“颜厚有忸怩”^[1]。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，高高在上，那么，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，也许倒以为多事，正如我们在万生园^[2]里，看见猴子翻筋斗，母象请安，虽然往往破颜一笑，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，甚至于感到悲哀，以为这些多余的聪明，倒不如没有的好罢。然而，既经为人，便也只好“党同伐异”，学着人们的说话，随俗来谈一谈，——辩一辩了。

现在说起我仇猫的原因来，自己觉得是理由充足，而且光明正大的。

[1] 颜厚有忸怩：出自《尚书·五子之歌》：“郁陶乎予心，颜厚有忸怩。”意思是虽然脸皮厚，但内心也感到惭愧。

[2] 万生园：清末设立的动物园，现在北京动物园的前身，也写作万牲园。